

张国星  
等编

# 红楼梦

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(三)

浮生着甚苦奔忙，盛席华宴终散场。  
悲喜千般如幻渺，古今一梦尽荒唐。

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妄送性命。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

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，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，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，忘不了新愁与旧愁。

辽海出版社

张国星◎等编

# 红楼梦

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(三)

辽海出版社

##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

话说他三人因见探春等进来，忙将此话按住不提。探春等问候过，大家说笑了一回方散。

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，〔索隐〕老太妃者，当系太宗之妃，世祖之庶母。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。敕谕天下：“凡有爵之家，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，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。”贾母婆媳祖孙等俱每日入朝随祭，至未正以后方回。在大偏宫，〔索隐〕官无以大偏名者，藉示为妃嫔之丧。二十一日后，方请灵入先陵，地名孝慈县。这陵离都来往得十来日之功，如今请灵至此，还要停放数日，方入地宫，故得一月光景。宁府贾珍夫妻二人，也少不得是要去的。两府无人，因此大家计议，家中无主，便报了尤氏产育，将他腾挪出来，协理荣宁两处事件。

因托了薛姨妈在园内照管他姊妹丫鬟，薛姨妈只得也挪进园来。因宝钗处有湘云香菱；李纨处目今李婶母虽去，然有时亦来往，三五日不定，贾母又将宝琴送与他去照管；迎春处有岫烟；探春因家务冗杂，且不时有赵姨娘与贾环来嘈聒，甚不方便；惜春处房屋狭小，况贾母又千叮咛万嘱咐托他照管林黛玉，薛姨妈素性也最怜爱他的，今既巧遇这事，便挪至潇湘馆来和黛玉同房，〔索隐〕继后博尔济锦氏之母或奉宣召入宫照料，曾与董鄂妃同起居。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。黛玉感戴不尽，以后便亦如宝钗之称呼，连宝钗前亦直以姐姐呼之，宝琴前直以妹妹呼之，俨似同胞共出，较诸人更似亲切。贾母见如此，也十分喜悦放心。

薛姨妈只不过照管他姊妹，禁约的丫鬟辈，一应家中大小事务也不肯多口。尤氏虽天天过来，也不过应名点卯，亦不肯乱作威福；且他家内上下也只剩他一人料理，再者每日还要照管贾母王夫人的下处一应所

## 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需饮馔铺设之物，所以也甚操劳。

当下荣宁两处主人既如此不暇，并两处执事人等或有人跟随入朝的，或有朝外照理下处事务的，又有先踩踏下处的，也都各各忙乱。因此两处下人无了正经头绪，也都偷安，或乘隙结党，与暂权执事者窃弄威福。荣府只留得赖大并几个管家照管外务。这赖大手下常用几个人已去，虽另委人，都是些生的，只觉不顺手。且他们无知，或赚骗无节，或呈告无据，或荐举无因，种种不善，在在生事，〔索隐〕明写宫中御驾外出，阉寺弄权之象。仕宦家婢仆掀波作浪，不能有此大手笔。也难备述。

又见各官宦家，凡养优伶男女者，一概蠲免遣发，尤氏等便议定，待王夫人回家回明，也欲遣发十二个女孩子。〔索隐〕因国丧而遣散女乐。亦当然之举。又说：“这些人原是买的，如今虽不学唱，尽可留着使唤，只令其教习们自去也罢了。”王夫人因说：“这学戏的倒比不得使唤的，他们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因无能卖了做这事，装丑弄鬼的几年。如今有这机会，不如给他们几两银子盘费，各自去罢。当日祖宗手里都是有这例的。咱们如今损阴坏德，而且还小器。如今虽有几个老的还在，那是他们各有原故，不肯回去的，所以才留下使唤，大了配了我们家里小厮们了。”尤氏道：“如今我们也去问他十二个，有愿意回去的，就带了信儿叫他父母亲来自领回去，给他们几两银子盘缠方妥。倘若不叫上他的亲人来，只怕有混帐人冒名领出去又转卖了，岂不辜负了这恩典。〔索隐〕清沿明制，以放遣宫女为天家一种特恩。或入宫已满十年，或年逾二十四岁以上，由其家族领回择配，然奉行不善，致生冒名捏领，扣留转卖之弊，泽不下逮，此处故揭言之。若有不愿意回去的，就留下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这话妥当。”

尤氏等遣人告诉凤姐儿。一面说与总理房中，每教习给银八两，令其自便。凡梨香院一应物件，查清记册收明，派人上夜。将十二个女孩子叫他当面细问，倒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：也说父母虽有，他只以卖我们姊妹为事，这一去还被他们卖了；也有父母已亡，或被叔伯兄弟所卖的；也有说无人可投的；也有说恋恩不舍的。所愿去者止有三人。

王夫人听了，只得留下。将愿去者三人皆令其干娘领回家去，单等他亲父母来领；将不愿去者分散在园中使唤。贾母便留下文官自使，〔索

隐]书中以史太君隐孝庄文皇后。“文”与“史”为一义，其例可通。犹恐读者不寤，故于分配女伶之际而曰：“留下文官自使”，金针暗渡，线迹分明。将正旦芳官指与宝玉，将小旦蕊官送了宝钗，将小生藕官指与了黛玉，〔索隐〕藕者，偶也。此回注重在假凤泣虚凰，故以藕官分给黛玉为一影子。文心静细，虚实兼列。将大花面葵官送了湘云，将小花面豆官送了宝琴，将老外艾官与了探春，尤氏便讨了老旦茄官去。当下各得其所，就如倦鸟出笼，每日园中游戏。众人皆知他们不能针黹，不惯使用，皆不大责备。其中或有一二个知事的，愁将来无应时之技，亦将本技丢开，便学起针黹纺绩女工诸务。

一日正是朝中大祭，贾母等五更便去了，下处用些点心小食，然后入朝，早膳已毕，方退至下处歇息。用过早饭，略歇片刻，复入朝侍中晚二祭，方出至下处歇息，用过晚饭方回家。可巧这下处乃是一个大官的家庙，乃比丘尼梵修，房舍极多极净。东西二院，荣府便赁了东院，北静王府便赁了西院。太妃王妃每日晏息，见贾母等在东院，彼此同出同人，都有照应。外面诸事，不消细述。

且说大观园内因贾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内，又送灵去一月方回，各丫鬟婆子皆有闲空，多在园内游玩。更又将梨香院内服侍的众婆子一概撤回，便散在园内听使，更觉园内人多了几十个。因文官等一千人或心性高傲，或倚势陵下，或拣衣挑食，或口角锋芒，大概不安分守己者多。因此众婆子含怨，只是口中不敢与他们分争。如今散了学，大家趁了愿，也有丢开手的，也有心地狭窄犹怀旧怨韵，因将众人皆分在各房名下，不敢来厮侵。

可巧这日乃是清明之日，贾琏已备下年例祭祝，带领贾环、贾琮、贾兰三人去往铁槛寺祭柩烧纸。宁府贾蓉也同族中人各处祭祀前往。因宝玉病未大愈，故不曾去得。饭后发倦，袭人因说：“天气甚好，你且出去逛逛，省得丢下粥碗就睡，存在心里。”宝玉听说，只得拄了一支杖，趿着鞋，走出院来。因近日将院子分与众婆子料理，各司各业，皆在忙时，也有修竹的，也有剥树的，也有栽花的，也有种豆的，池中间又有驾娘们行着船夹泥的种藕的。湘云、香菱、宝琴与些丫鬟等都坐在山石上，瞧他们取乐。宝玉也慢慢行来。湘云见了他来，忙笑说：“快把这船

## 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打出去，他们是接林妹妹的。”众人都笑起来。宝玉红了脸，也笑道：“人家的病，谁是故意的，你也形容着取笑儿？”湘云笑道：“病也比人家另一样，〔索隐〕王曰：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原招笑儿，反说起人来。”说着，宝玉便也坐下，看着众人忙乱了一回。湘云因说：“这里有风，石头上又冷，坐坐去罢。”

宝玉也正要去瞧黛玉，起身拄杖辞了他们，从沁芳桥堤上一带走来。只见柳垂金线，桃吐丹霞，山石之后，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，叶稠阴翠，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。〔索隐〕春女多感，秋士善悲，触景伤神，此《影梅庵忆语》之所由作也。宝玉因想道：“才病了几天，竟把杏花辜负了！不觉倒‘绿叶成阴子满枝’了。”因此仰望杏子不舍。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，虽说男女大事不可不行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。不过二年，便也要“绿叶成阴子满枝”了。再几日，这杏树子落枝空；再几年，岫烟也不免乌发如银，红颜似槁了。因此不免伤心，只管对杏叹息。正想叹时，忽有一个雀儿飞来，落于枝上乱啼。宝玉又发了呆性，心下想道：“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，今见无花空有了叶，故也乱啼。这声韵想是啼哭之声，〔索隐〕闲间逗起下文“哭奠”一节，如画家布景烘云托月，神采倍觉生动。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，不能问他。但不知明年再发时，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不能？”〔索隐〕设想奇绝，文笔至此作一停顿，有万木无声待雨来之势。

正胡思间，忽见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发出，将雀儿惊飞。宝玉吃了一惊，又听外边有人喊道：“藕官，你要死，怎么弄些纸钱进来烧？我回奶奶们去，仔细你的肉！”宝玉听了，益发疑惑起来。忙转过山石看时，只见藕官满面泪痕，蹲在那里，手内还拿着火煤，守着些纸钱灰作悲。〔索隐〕入“假凤泣虚凰”一段，不落一平笔，不着一呆语，比如《货殖》《平准》《游侠》诸篇，为司马迁自己得意文字。宝玉忙问道：“你与谁烧纸钱？快不要在这里烧。你或是为父母兄弟，你告诉我名姓，外头去叫小厮们打了包袱写上名姓去烧。”

藕官见了宝玉，只不做一声。宝玉数问不答，忽见一个婆子恶狠狠的走来拉藕官，口内说道：“我已经回了奶奶们，奶奶们气得了不得。”

藕官听了，终是孩气，怕辱没了没脸，便不肯去。婆子道：“我说你们别太兴头过余了，如今还比得你们在外头乱闹呢？这是尺寸地方儿。”指着宝玉道：“连我们的爷还守规矩呢，〔索隐〕小人偶尔得势，便忘其所以，言出无状，描写愚蠢老姬入木三分。你是什么阿物儿，跑来胡闹。怕也不中用，跟我快走罢！”宝玉忙道：“并没烧纸钱，原是林妹妹叫他烧那烂字纸的。你没看真，反错告了他。”

藕官正没了主意，见了宝玉，也正添了畏惧，忽听他反替遮掩，心中转忧成喜，也便硬着口说道：“你看真是纸钱儿么？我烧的是林姑娘写坏的字纸！”〔索隐〕小琬后来身世恰有素丝墨染之悲，故特用林姑娘写坏的字纸为言，意存讽刺。那婆子便弯腰向纸灰中拣出不曾化尽的遗纸在手内，说道：“你还嘴硬，有证又有凭，只和你厅上讲去！”说着，拉了袖子，拽着要走。宝玉忙拉藕官，又用拄杖隔开那婆子的手，说道：“你只管拿了回去。实告诉你，我昨夜作了一梦，梦见杏花神向我要一挂白钱，不可叫本房人烧，另叫生人替烧，我的病就好得快了。所以我请了白钱，巴巴的烦他来替我烧了，我今日才能起来。偏你又看见了，这会子又不好了，都是你冲了！还要告他去？藕官，你只管见他们去，就依着这话说。”

藕官听了，越得主意，反拉着要走。那婆子忙丢下纸钱，陪笑央告宝玉说道：“我原不知道，若回太太，我这人岂不完了？”宝玉道：“你也不许再回，我便不说。”婆子道：“我已经回了，原叫我带他，只好说他被林姑娘叫去了。”宝玉点头应允，婆子自去。

这里宝玉细问藕官：“为谁烧纸？必非父母兄弟，定有私自的情理。”藕官因方才护庇之情，心中感激，知他是自己一流人物，〔索隐〕“假凤泣虚凰”之说，本为辟疆、小琬作喻，详见本回总评。此处藕官自系辟疆替身，其云是自己一流人物者，世祖虽托生为帝王，而爱妃一死，不惜遁迹荒山，以神器殉爱情，风流天子千秋无两，便厕迹儒林，与三吴水绘之流雍容裘马选色征歌，未必不把臂言欢，引为个中知己也。况再难隐瞒，便含泪说道：“我这事，除了你屋里的芳官合宝姑娘的蕊官，并没第三个人知道。今日忽然被你撞见，这意思少不得也告诉你，只不许再对一人言讲。”又哭道：“我也不便和你面说，你只回去背人悄

## 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悄问芳官就知道了。”说毕，快快而去。〔索隐〕偏不直说，以便蹴起以下波澜。文心如江流九转。

宝玉听了，心下纳闷，只得踱到潇湘馆，瞧黛玉越发瘦得可怜，问起来，比往日大好了些。黛玉见他也比先大瘦了，想起往日之事，不免流下泪来，些微谈了一谈，便催宝玉去歇息调养。

宝玉只得回来，因记挂着要问芳官原委，偏有湘云、香菱来了，正和袭人芳官一处说笑，不好叫他，恐人又盘诘，只得耐着。一时芳官又跟了他干娘去洗头；他干娘偏又先叫他亲女儿洗过，才叫芳官洗。〔索隐〕又作停顿，舒徐为妍。芳官见了这般，便说他偏心，“把你女儿的剩水给我洗。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，沾我的光不算，反倒给我残东剩西么”。他干娘羞恼变成怒，便骂道：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！怪不得人人都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。凭你什么好的，入了这一行，都学坏了。这一下子小崽子，也挑么挑六，咸嘴淡舌，咬群的骡子似的！”〔索隐〕琐琐碎碎，恰肖恶媪口吻。娘儿两个吵起来。袭人忙打发人去说：“少胡闹，瞧着老太太不在家，一个个连句安静话也都不说了。”晴雯因说：“这是芳官不省事，不知狂的什么，也不过是会两出戏，倒像杀了贼王，擒过反叛来的。”袭人道：“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老的也太不公些，小的也太可恶些。”宝玉道：“怨不得芳官。自古说：‘物不平则鸣’，他失亲少眷的，在这里没人照看，赚了他的钱，又作践他，如何怪得？”〔索隐〕各人所说皆言之有故，持之成理，而神气又一丝不走，此为写生能手。又向袭人说：“他到底一月多少钱？以后不如你收了过来照管他，岂不省事？”袭人道：“我要照看他，那里不照看了，又要他那几个钱才照看他？没的讨人骂去了。”

说着，便起身至那屋里取了一瓶花露油、鸡蛋、香皂、头绳之类，叫了一个婆子来送给芳官去，叫他另要水自洗，不要吵闹了。他干娘越发羞愧了，说芳官“没良心，只说我克扣你的钱。”便向他身上拍了几下，芳官便哭起来。宝玉便走出来，袭人忙劝：“做什么？我去说他。”晴雯忙先过来，指他干娘说道：“你这么大年纪，太不懂事。你不给他好好的洗，我们才给他东西，你自己不臊，还有脸打他？他要是还在学里学艺，你也敢打他不成！”那婆子便说：“一日叫娘，终身是母。他排揎

我，我就打得！”袭人唤麝月道：“我不会和人拌嘴，晴雯性太急，你快过去震吓他两句。”

麝月听了，忙过来说道：“你且别闹。我且问你，别说我们这一处，你看满园子里，谁在主子屋里教导过女儿的？就是你的亲女儿，既经分了房，有了主子，自有主子打骂，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们也可以打得骂得，谁许你老子娘又半中间管起闲事来了？都这样管，又要叫他们跟着我们学什么？越老越没了规矩！你见前日坠儿的妈来吵，你如今也来跟他学。你们放心，因连日这个病那个病，再老太太又不得闲，所以我也没有去回。等两日咱们痛回一回，大家把这威风杀一杀才好呢！况宝玉才好了些，连我们也不敢说话，你反打得人神号鬼哭的。上头出了几日门，你们就无法无天的，眼珠子里就没了人了；再两天你们就该打我们了。他也不要你这干娘，怕粪草埋了他不成？”

宝玉恨得拿拄杖打着门槛子说道：“这些老婆子都是铁心石肠似的，真是大奇事，不能照看，反倒折挫他们，地久天长，如何是好？”晴雯道：“什么‘如何是好’都撵了出去，不要这些中看不中吃的！”〔索隐〕以上一大篇文字如急管繁弦，吴俞楚些，曲终三日，余音绕梁。

那婆子羞愧难当，一言不发。那芳官身穿着海棠红的小绵袄，底下绿绸洒花夹裤，敞着裤腿，一头乌油似的头发披在脑后，哭得泪人一般。麝月笑道：“把个莺莺小姐反弄成才拷打完了的红娘了！”〔索隐〕以趣语收束。这会子又不装扮了，还是这么着。”晴雯因走过去拉了他，替他洗净了发，用手巾绞干，松松的挽了一个慵装髻，命他穿了衣服过这边来。

接着司内厨的婆子来问：“晚饭有了，可送不送？”小丫头听了，进来问袭人。袭人笑道：“方才胡吵了一阵，也没留心听得几下钟了。”晴雯道：“这劳什子又不知怎么了，又得去收拾。”说着，拿过表来瞧了一瞧，说道：“再略等半钟茶的工夫就是了。”小丫头去了。麝月笑道：“提起淘气来，芳官也该打两下儿。昨日是他摆弄了那坠子，半日就坏了。”说话之间，便将食具打点现成。

一时小丫头儿捧了盒子进来站住，晴雯、麝月揭开看时，还是这四样小菜。晴雯笑道：“已经好了，还不给两样清淡菜吃。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？”一面摆好，一面又看那盒中，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，忙端了放

## 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在宝玉跟前。宝玉便就桌上呷了一口，说道：“好汤！”众人都笑道：“菩萨，能几日没见荤腥儿，馋得这样起来！”一面说，一面端起来轻轻用口吹着。因见芳官在侧，便递与芳官，说道：“你也学些服侍，别一味傻玩傻睡。口儿轻着些，别吹上唾沫星儿。”芳官依言，果吹了几口甚妥。

他干娘也端饭在门外伺候，向里忙跑进来笑道：“他不老成，仔细打了碗，让我吹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接。晴雯忙喊道：“快出去！你让他打了碗，也轮不到你吹。你什么空儿跑到里面儿来了？”一面又骂小丫头们：“瞎了眼的，他不知道，你们也该说给他！”小丫头们都说：“我们撵他不出去，说他又不信。如今带累我们受气，这是何苦呢？你可信了？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儿，那一半儿是你到不去的呢。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算，又去伸手动嘴的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推他出去。阶下几个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见他出来，都笑道：“嫂子也没有用镜子照一照，就进去了。”羞得那婆子又恨又气，只得忍耐下去了。

芳官吹了几口，宝玉笑道：“你尝尝好了没有？”芳官当是玩话，只是笑着看袭人等。袭人道：“你就尝一口何妨？”晴雯笑道：“你瞧我尝。”说着便呷一口。芳官见如此，他便尝了一口，说：“好了。”〔索隐〕吹汤是春云一展，尝汤是春云再展，文情妍媚，不露丝毫竭蹶之形。递与宝玉呷了半碗，吃了几片笋，又吃了半碗粥就罢了。众人便收出去。小丫头捧沐盆漱盥毕，袭人等去吃饭。宝玉使个眼色与芳官，芳官本来伶俐，又学了几年戏，何事不知？便装肚子疼，不吃饭了。袭人道：“既不吃，在屋里做伴儿，把粥留下，你饿了再吃。”说着去了。

宝玉将方才见藕官，如何诳言庇护，如何藕官叫我问你，细纽的告诉一遍，又问他祭的果系何人。芳官听了，眼圈儿一红，又叹一口气道：“这事说来，藕官儿也是胡闹。”〔索隐〕虚冒一笔，得神得势，是急脉缓受法。宝玉忙问如何。芳官道：“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药官儿。”宝玉道：“他们两个也算朋友，也是应当的”。芳官道：“那里又是什么朋友呢？那都是傻想头。”〔索隐〕堂堂大丈夫不能庇护一床头人，仅于鸿飞鹤逝后痴心凭吊，亦何益哉？以“傻想头”三字罪辟疆，言外有无穷寄托。他是小生，药官是小旦，往常时他们扮作两口儿，每日唱戏的时，

候都装着那么亲热，一来一去两个人就装糊涂了，倒像真的一样儿，后来两个竟是你疼我我爱你。药官儿一死，他就哭的死去活来的，到如今不忘，所以每节烧纸。后来补了蕊官，我们见他也是那样，就问他为什么得了新的就把旧的忘了，〔索隐〕辟疆晚年再娶，作者援《春秋》责备贤者之意，于双方俱有微词。他说：“不是忘了，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，也有再娶的，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，就是有情分了。”你说他是傻不是呢？”

宝玉听了这呆话，独合了他的呆性，不觉又喜又悲，又称奇道绝，拉着芳官嘱咐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有一句话嘱咐你，须得你告诉他，以后断不可烧纸。逢时按节只备一炉香，一心虔诚，就能感应了。我那案上也只设着一个炉，我有心事，不论日期，时常焚香。随便新水新茶也供一盏，或有鲜花鲜果，甚至荤腥素菜都可，只在敬心，不在虚名。〔索隐〕此论固然，然仕人之心已随沙吒利而俱去，名既不存，心亦不附。哀哀冒子，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以后快命他不可再烧纸。”芳官听了，便答应着。一时吃过粥，便有人回：“老太太回来了。”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〔索隐〕此回标目“假凤虚凰”四字极可玩味，盖自琬君被掳失踪，辟疆眷念故剑，惻惻寡欢。碧落黄泉，既穷鸿都搜求之术；褰帏揽锦，弥增奉倩形影之悲。疑其生也，则钗钿半股，消息久湮；疑其死也，则罗袜一钩，埋香何处？于是岁时伏腊，纸钱一挂，清泪双行，以春蚕未死之心，为为位长空之祭，事之固有，情所不禁。作者以玲珑剔透之心，驱宛转如意之笔，记迷离惆怅之事，成哀感顽艳之文，所谓人奇事奇而文亦奇也。水绘数年，俨如昙花一现；侯门深入，从此萧郎陌路。旧尘影事遗迹如烟，曰“假凤虚凰”，皮之不存，毛将安附？顾以假者与彼，而以真者属此，一予一夺之际，其有隐讽乎？

全回共分四段：自“话说”句起至“也难备述”句止，以太妃薨逝之故，而荣宁二府举室前往送丧，为第一段。自“又见各官宦家”句起至“不消细述”句止，以国丧期年之故，而

## 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于是议遣女伶，派分各处，为第二段。自“且说大观园内”句起至“怏怏而去”句止，以女伶分散之故，而于是藕官树下焚钱，独自垂泪，为第三段。自“宝玉听了”句起至本回完毕，以私祭可疑之故，而于是宝玉转辗设法探询芳官，为第四段。实皆层累而下，衔接一气，四段如一段也。

前半设想奇幻，如夏云起于天半，后半波澜叠起，如匡庐九曲，愈转愈引人入胜。其叙藕官私祭一层，始终不用一直笔；描写各人口吻神气身分累黍不爽，尤为神乎其技。此在全部书中亦作者矜心作意，极美满淋漓之文字，读者须焚香煮茗，屏人息念，甜吟密咏，以领略其旨趣。

〔太平评〕此回幻中弄幻，影外生影，兴会淋漓文字也。而总着重在黛玉一人，不惟虚凰痴理，立意特奇，即说雀儿说杏树，无非不可思议。

〔护花评〕湘云打出船去趣语，可谓善谑，又照应上回。

又：宝玉拄杖行去，是病后初愈光景，且即借以隔开婆子手并打着门槛之用，更为细密。

又：芳官与干娘拌嘴，衬起下文嗔莺叱燕事。

〔大某评〕晴雯教芳官吹汤，嘱其轻着，勿吹上唾沫，岂知宝玉馋癆，每爱女儿唾沫，晴雯似杀风景，要亦就中更有深意耶？

## 第五十九回

## 荇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

话说宝玉闻得贾母等回来，随多添了一件衣服，拄了杖前边来，都见过了。贾母等因每日辛苦，都要早些歇息，一宿无话。次日五鼓，又往朝中去。

离送灵日不远，鸳鸯、琥珀、翡翠、玻璃四人都忙着打点贾母之物，玉钏、彩云、彩霞皆打点王夫人之物，当面查点与跟随的管事媳妇们。跟随的一共大小六个丫鬟、十个老婆媳妇子，男人不算。连日收拾驮轿器械。鸳鸯与玉钏儿皆不随去，只看屋子。一面先几日预备帐幔铺陈之物，先有四五个媳妇并几个男子领了出来，坐了几辆车绕道先至下处，铺陈安插等候。

临日，贾母带着贾蓉媳妇坐一乘驮轿，王夫人在后亦坐一乘驮轿，贾珍骑马率领众家丁卫护。又有几辆大车与婆子丫头等坐，并放些随换的衣包等件。是日薛姨妈、尤氏率领诸人直送至大门外方回。贾琏恐路上不便，一面打发他父母起身，赶上了贾母王夫人驮轿，自己也随后带领家丁押后跟来。

荣府内赖大添派人丁上夜，将两处厅院都关了，一应出入人等皆走西边小角门。日落时，便令关了仪门，不放人出入。园中前后东西角门亦皆关锁，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后常系他姊妹出入之门、东边通薛姨妈的角门。这两门因在里院，不必关锁。里面鸳鸯和玉钏儿也将上房关了，自领丫鬟婆子下房去歇。每日林之孝家的带领十来个老婆子上夜，穿堂内又添了许多小厮打更，已安插得十分妥当。〔索隐〕总结一笔，反振起以下数回情事。

## 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一日清晓，宝钗春困已醒，拈帷下榻，微觉轻寒，及启户视之，见院中土润苔青，原来五更时落了几点微雨。〔索隐〕此处必由宝钗领起者，因宝钗本影继后博尔济锦氏，车驾外出，官中之事自以继后负其责任，《春秋》之义如此。于是唤起湘云等人来，一面梳洗。湘云因说两腮作痒，恐又犯了杏斑癣，因问宝钗要些蔷薇硝擦。〔索隐〕湘云亦影长平公主。思宗殉国时，公主一臂被断，每居阴雨辄作酸痛，故以两腮作痒及犯杏斑癣等暗相影射。宝钗道：“前日剩的都给了妹子了。”因说：“颦儿配了许多，我正欲要他些来，因今年竟没发痒，就忘了。”因命莺儿去取些来。莺儿应了才去时，蕊官便说：“我同你去，顺便瞧瞧藕官。”〔索隐〕回顾上文，令痴理一段不寂寞。说着，一径同莺儿出了蘅芜院。”

二人你言我语，一面行走，一面说笑，不觉到了杏叶渚，顺着柳堤走来。因见叶才点碧，丝若垂金，莺儿便笑道：“你会拿这柳条子编东西不会？”蕊官笑道：“编什么东西？”莺儿道：“什么编不得？玩的使的都可。等我摘些下来，带着这叶子编一个花篮，探了各色花儿放在里头，才是好玩呢。”说着，且不去取硝，就伸手采了许多嫩条，命蕊官拿着。他却一行走一行编花篮，随路见花便采一二枝，编出一个玲珑过梁的篮子。枝上自有本来翠叶满布，将花放上，却也别致有趣。喜得蕊官笑说：“好姐姐，给了我罢。”莺儿道：“这一个咱们送林姑娘，〔索隐〕编之义为编，编之声为贬；结络以结宝玉，编柳以编黛玉。小琬之不得为后，博尔济锦之得以继选，意当日侍婢中必有为之密谋定计者，莺儿即其人欤？回来咱们再多采些，编几个大家玩。”说着，来至潇湘馆中。

黛玉也正晨妆，见了这篮子，便笑道：“这个新鲜花篮是谁编的？”莺儿说：“我编了送与林姑娘玩的。”黛玉接了笑道：“怪道人人赞你的手巧！〔索隐〕一编一结，具见手段。这玩意儿却也别致。”一面瞧了，一面便叫紫鹃挂在那里。莺儿又问候薛姨妈，方和黛玉要硝。黛玉忙命紫鹃去包了一包，递与莺儿。黛玉又说道：“我好了，今日要出去逛逛。你回去说与姐姐，不用过来问候妈了，也不敢劳他过来，我梳了头，同妈都往你那里去吃饭，大家热闹些。”

莺儿答应了出去，便到紫鹃房中找蕊官。只见蕊官却与藕官二人正说得高兴，不能相舍，莺儿便笑说：“姑娘也去呢，藕官先同去等着岂不是好？”紫鹃听见如此说，便也说着：“这话倒是，他这里淘气的可厌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将黛玉的匙箸用了一块洋布包了，交与藕官道：“你先带了这个去，也算一趟差了。”〔索隐〕点明为官中之事。

藕官接了，笑嘻嘻同他二人出去，一径顺着柳堤走来。莺儿便又采些柳条，索性坐在山石上编起来，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来。他二人只顾爱看他编，那里舍得去？莺儿只管催说：“你们再不去，我也不编了。”藕官便说：“同你去了再快回来。”二人方去了。

这里莺儿正编，只见何妈的女儿春燕走来，笑问：“姐姐编什么呢？”正说着，蕊官藕官也到了。春燕便问藕官道：“前日你到底烧了什么纸？〔索隐〕又回顾上文，令虚凰一段亦不寂寞。被我姨妈看见了，要告你没告成，倒被宝玉赖了他好些不是，气得他一五一十告诉我妈。你们在外头二三年了，积了些什么仇恨，如今还不解开？”藕官冷笑道：“有什么仇恨？他们不知足，反怨我们了。在外头这两年，不知赚了我們多少东西。你说说可有的没的？”

春燕笑道：“他是我的姨妈，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说他的。怨不得宝玉说：‘女孩儿未出嫁，是颗无价宝珠；出了嫁，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儿来；再老了，更不是珠子，竟是鱼眼睛了。分明一个人，怎么变出三样来？’这话虽是混帐话，想起来真不错。别人不知道，只说我妈和姨妈，他老姐儿两介，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得真了。先是老姐儿两个在家抱怨没个差使进益，幸亏有了这园子，把我挑进来，可巧把我分到怡红院。家里省了我一个人的费用不算外，每月还有四五百钱的余剩，这也还说不够。后来老姐儿两个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们，藕官认了我姨妈，芳官认了我妈，这几年着实宽绰了。如今搬进来也算丢开手了，还只无厌。你说好笑不好笑？接着我妈和芳官又吵了一场，又要给宝玉吹汤，讨个没趣儿。幸亏园里的人多，没人记得清楚谁是谁的亲故，若有人记得我们一家子，叫人家看着什么意思呢？你这会子又跑了来弄这个，这一带地方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，他一得了这地，每日起早睡

## 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晚，自己辛苦了还不算，每日逼着我们来看，生怕有人糟蹋，〔索隐〕清初入关，八旗有功之人得于畿辅五百里内走马圈地，置庄户以管领之。当时各豪族王公贪鄙狠戾，或有如书中所纪之情形。我又怕误了我的差使。如今我们进来了，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，一根草也不许人乱动，你还掐这些好花儿，又折的他嫩树枝子？他们即刻就来，仔细他们抱怨。”

莺儿道：“别人折掐使不得，独我使得。自从分了地基之后，各房里每日皆有分例的，不用算，单算花草玩意儿，谁管什么，每日谁就把各房里姑娘丫头带的，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，另有插瓶的。惟有我们姑娘说了：‘一概不用送，等要什么再和你要。’究竟总没要过一次。我今便掐些，他们也不好意思说的。”

一言未了，他姑妈果然拄了拐杖前来。莺儿春燕等忙让坐。那姑妈见采了许多嫩枝，又见藕官等采了许多鲜花，心里便不受用；看着莺儿编弄，又不好说什么，便对春燕道：“我叫你来照看照看，你就贪着玩不去了。倘或叫起你来，你又说我使你了，拿我作隐身草儿，你来乐。”春燕道：“你老人家又使我，又怕，这会子反说我。难道把我劈花瓣子不成？”莺儿笑道：“姑妈，你别信小燕儿的话。这都是他摘下来，烦我给他编，我撵他也不去。”春燕笑道：“你可少玩儿，你只顾玩，他老人家就认真的。”

那婆子本是愚笨之辈，兼之年迈昏眊，惟利是命，〔索隐〕“年迈昏眊，惟利是命”八字点题。一概情面不管。正心疼肝断，无计可施，听莺儿如此说，便倚老卖老，拿起拄杖向春燕身上击了几下，骂道：“小蹄子！我说着你，你还和我强嘴儿呢。你妈恨得牙痒痒，要撕你的肉吃呢，你还和我梆子似的。”打得春燕又愧又急，因哭道：“莺儿姐姐玩话，你就认真打我。我妈为什么恨我？又没烧糊了洗脸水，有什么不是！”

莺儿本是玩话，忽见姑妈认真动了气，忙上前拉住笑道：“我才是玩话，你老人家打他，这不是臊我了么？”那姑妈道：“姑娘，你别管我们的事；难道为姑娘这里，不许我们管孩子不成？”莺儿听这般蠢话，便赌气红了脸，撒了手冷笑道：“你要管，那刻管不得，偏我说了一句玩话

就管他了？我看你管去！”说着便坐下，仍编柳篮子。

偏又春燕的娘出来找他，说道：“你不来舀水，在那里做什么？”他姑妈便接声儿道：“你来瞧瞧，你女孩儿连我也不服了，在这里排揎我呢！”那婆子一面走过来说：“姑奶奶，又怎么了？我们丫头眼里没娘罢了，连姑妈也没了不成？”莺儿见他娘来了，只得又说原故。他姑妈那里容人说话，便将石上的花柳与他娘瞧道：“你瞧瞧，你女孩儿这么大孩子玩的。他领着人糟蹋我，我怎么说人？”

他娘也正为芳官之气未平，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，便走上来了打了个耳刮子，骂道：“小娼妇！你能上了几年台盘？你也跟着那起轻薄浪小妇学。怎么就管不得你们了？干的我管不得，你是我自己生出来的，难道也不敢管你不成！〔索隐〕此隐指旗汉之分。清制汉人词讼归地方官审理，八旗将军都统仅得管辖所在之旗民。此云“干的我管不得，你是我自己生出来的，难道也不敢管你不成”。又云“跟着那起轻薄浪小妇学”，盖因不得逞于汉人，忿而诅咒之词。既是你们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，你就死在那里伺候，又跑出来浪汉子！”一面又拿起柳条子来，直送到他脸上，问道：“这叫做什么？这编的是你娘的什么！”莺儿忙道：“那是我们编的，你别指桑骂槐的。”那婆子深妒袭人晴雯一干人，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们有些体统权势，凡见了这一干人，心中又畏又让，未免又气又恨，亦且迁怒于众，复又看见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，四处凑成一股怨气。

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红院去了。他娘又恐问他为何哭，怕他又说出来，又要受晴雯等的气，不免赶着来喊道：“你回来！我告诉你再去。”春燕那里肯回来，急得他娘赶了去要拉他。春燕回头看见，便也向前飞跑。他娘只顾赶他，不防脚下被青苔滑倒，引得莺儿三个人反都笑了。莺儿赌气将花柳皆掷于河中，自回房去。这里把个婆子心疼的只念佛，又骂：“促狭小蹄子！糟蹋了花儿，雷也是要劈的！”自己且掐花与各房送去。

却说春燕一直跑入院中，顶头遇见袭人往黛玉处问安去。春燕便一把抱住袭人说：“姑娘救我！我娘又打我呢。”袭人见他娘来了，不免生气，便说道：“三日两头儿打了干的打亲的，这是卖弄你女孩儿多，还是